



百家笔会

铜鼓声传儋耳峒

清代吴小姑赞颂洗夫人的满江红词

陈明斌

吴小姑,别号海南仙人,清代海南琼山人,著有《海南仙人词》,又名《唾绒词》、《唾绒草》、《唾绒草余》。

《中国词学大辞典》一书,收入海南籍词人三位:宋代的白玉蟾,明代的丘濬,清代的吴小姑。清光绪年间徐乃昌校刻《小檀室室备刻词秀词》,共收录明末至清代女词人一百家,词集一百零二种,其中就有吴小姑的《唾绒词》。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卷九,录有“吴小姑”条。

《唾绒词》收录吴小姑词10首。唾绒,是古代大户女眷的一种生活习惯。古代大户人家的女眷,一般足不出户,多在闺房训练女红,学习刺绣,每当停针换线时,会用牙齿咬断线头,口中往往也会沾有线绒,随口会吐出,即“唾绒”,古文绒与葛相通。

南唐后主李煜有一首词《一斛珠》:“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少女把嚼烂的红嫩花绒,吐向心仪的男生,生动地描述了少女少男打情骂俏的场景。清朝蒋捷《少年游》词:“吹絮窗低,唾窗窗小,人隔翠阴行。”吴小姑《唾绒词》中的词,既有行居乡村的清丽悠长,也有怀古叹今的无奈,还有思乡念情的缠绵泪眼。

吟诵洗夫人的诗在清代以前有不少,但吴小姑的《唾绒词》中《满江红·梁山谒国洗太夫人庙》却是目前看到的历史名人中较早的一首洗太夫人的词作:

“巾帼英雄,擅两世,忠贞威烈。想当日,锦幢宝旆,灵旗猎猎。

铜鼓声传儋耳峒,银刀影冷藤龙穴。到而今,奇向仰鸿慈,留佳节。千载后,钟豪杰。迎香火,平山赋。大功成告庙,雷轰电掣。都督非常准早识,岭南莫定华夷说。咄哉今,将帅畏寇警,空咋舌。”

洗夫人与吴小姑,两位女性,相隔千余年。洗夫人叱咤风云,忠贞威烈;吴小姑柔弱才女,英年早逝。一武一文,先后嚶鸣。题目“梁山谒国洗太夫人庙”中的“梁山”,应为梁山,梁山洗夫人庙在新坡镇。明朝新坡镇梁沙村人梁云龙中进士后率兵征战凶逆,官至湖广巡抚提督军门,御赠兵部右侍郎。为感念洗夫人的功德,梁云龙便在家乡梁沙村建庙,并用黄金铸了一尊洗夫人婆祖塑像,在庙中奉祀。由于梁沙村地方太小,清嘉庆年间,地方人士便买下离村不远的多源地基将洗夫人庙从梁沙村迁出重建,后经历代维修扩建,成为现在新坡镇的洗夫人庙。吴小姑是1825年生的人,应该也是到这里拜谒。叶恭綽编的《全清词钞》中选吴小姑词两首,其中之一就是这首赞颂洗夫人的《满江红·梁山谒国洗太夫人庙》,这首词能入叶恭綽这样大家的法眼,可见这首词的魅力。

词的上阙赞颂了洗夫人巾帼英雄、两代英烈的功勋,展现了洗夫人锦幢宝旆战旗猎猎出征的壮观场面。又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描绘了洗夫人在鼓声刀影中,以战威和道义收复儋耳诸洞历史功绩。

词的下阙写一千多年后的明代

梁云龙弘扬洗夫人镇乱绥边的精神。梁云龙曾任都察院右副御史时受命平叛西陲,后又挂帅出征平壤击败倭寇,之后又到楚荆以德治乱,被朝廷晋升为湖广巡抚提督军门,这都无不秉承着洗夫人的维护国家统一、治乱保平安的精神。所以,梁云龙在梁山建洗夫人庙,“大功成告庙”。词的最后一句来了一个反转,讽刺当时清朝的将帅却是畏惧仇寇,真是须眉不如巾帼了,令人咋舌。

全词壮怀激奋,声影传诵,语明词快,又有着对时势的感叹无奈。吴小姑出生于道光五年,卒于咸丰元年,在人间仅活了二十七岁。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年代。《唾绒词》总共收吴小姑词虽然才十首,但其同时代的文人词客,为她《海南仙人词》所做的序文题咏,竟然有八十多篇(首)。这些序文题咏,对她的身世略有涉及,为后人留下了吴小姑的些许信息。

如罗汉民为《海南仙人词》所做的序文:“琼州为南溟奇甸,自文庄金夫人以诗教传其闻,女流多娴搦管,而倚声之学以海山仙人为最。余姊伯琼读而爱之,命镌以传,庶知不啻进士,无愧翰院家风。”其中,古代女子有才华、有文才的称“不啻进士”,“翰院家风”是指吴典,字国猷,号学斋,家住府城,清翰林院学士。翰林院编修古称太史,吴典参加编撰《四库全书》,“翰院家风”,有人据此推断吴小姑是吴典家族后裔。

《海南仙人词》集前录有李长荣的《柳堂诗话》,李长荣是广东著名诗人张维屏的两大弟子之一(另一个为陈澧),记载吴小姑嫁给潮阳人邱玉珊为侧室。邱是秀才,著有《粤海镜要》、《松寮集》、《松寮诗话》等。

邱玉珊是汀漳本族人,对于“海疆厄塞,了如指掌,总戎争延襄幕。”其时应该是到海南游幕,有机会纳吴小姑为侧室,故题咏中有“诗伯游琼岛,归来扶玉人。”邱玉珊后来携吴小姑归粤,《海南仙人词》收有“法驾导引”两首之一,词曰“家乡别,家乡别。回首望琼台,烟树微茫山一发,思亲不谓泪流腮,夫婿眼中来。”两人互为酬唱,其乐融融!

吴小姑犹如天上一颗流星,一闪而过。她的题咏中有“谁料光阴廿七龄,蓬山天远驾云耕。”更有一句“拈韵光阴廿七年。”确认了她在人间只逗留了短暂的时光就香消玉殒!——悲哉!她的夫婿邱玉珊却得享高寿,年近九十高龄时,依然日思夜念着她,常常泣不成声,久久伏案,终日蝇头小楷抄录吴小姑的诗词以慰其眷恋之情。

《柳堂诗话》:“小姑既逝,翁日跌坐松寮,焚香供奉,年近九旬,犹手作蝇头楷字,抄小姑诗词,千里外邮寄柳堂,属采入诗话。”

以生命长短来衡量,吴小姑是悲情的,但是在她去世数十年,其夫婿依然对她念念不忘,跌坐松寮,焚香供奉,蝇头楷字,以祈永久。人间有此真情在,又何其幸哉!

天涯诗海

回故乡

(外一首)

周家勇

多少次梦中无声的呼唤
多少次醒来泪湿了双眼
多少次决心下了又改
多少次行囊背好又放下
回故乡
你总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提醒
莫忘来时路
谨记那份叮嘱

回故乡
看看那棵枣树驼背几许
看看居住过的老屋
是否依然在执着等待
不肯向岁月屈服
还有
那一张张慈祥的笑脸
那一声声温馨的祝福

回故乡
其实仅是一张车票的路途
新修的柏油路宽敞整洁
村口雷击过的黑槐树嫩芽刚吐
像年老的祖母
满嘴光秃秃的牙床
却难掩皱纹里洋溢的开心和幸福
好不容易打开生锈的铁锁
溅落的尘土就不停向我诉苦
院子里草枯了长 长了又枯
麻雀成了永久住户……

离开村庄原野上麦苗一碧千里
父亲在一堆黄土下安眠
和先人们钟爱的土地
朝夕相处
为什么我时常魂牵梦绕
为什么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忽然明白
这一堆黄土
像根根细线
始终指引着风等们回家的路

捶布石

曾经多么的光滑
棉布刚下织机
浣洗后就和你耳鬓厮磨
棒槌一下下拍打
如鼓槌强劲的节奏
唱响欢乐的歌
孩子们最喜欢和你亲近
他们几乎占尽你的闲眼
“摔面包”
啪一啪一啪一
抢夺你的凉爽
快乐时光很短很短
却始终是你生命中溅起的朵朵浪花
而今
你躲在漏风的过道
默默回味
挡不住的流年
唤不回的青春
这一刻
时光如溪水漱石
静静从心头缓缓淌过

注:摔面包:一种过去孩子们玩的游戏,把纸折叠成正方形就叫“面包”。玩时一个“面包”朝下,用另一个“面包”朝这个面包上摔,能让下面面包翻过来的算赢,下面面包就归谁。

洗夫人与吴小姑,两位女性,相隔千余年。洗夫人叱咤风云,忠贞威烈;吴小姑柔弱才女,英年早逝。一武一文,先后嚶鸣。

这是春日的茶山,天空蓝如眼瞳。半空中的团团白云柔柔地垂下来,被高高的树冠托起。我站在山顶一直往下望去,一畦畦茶垄宛如大地鼓凸的母腹,一个匍匐在茶园里的人,在浓黑的茶影里移动着,恰似一条蚕。这似一条蚕的人,是采茶人吴大哥,他是老镇上与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茶人。吴大哥拇指与食指灵巧转动如蝴蝶扇动,一片片油亮亮的茶叶,行云流水般飘进吴大哥胸前的茶篓里。

吴大哥采的是春茶。此时,云栖茶山气候温润,鸟声清脆,莽莽苍苍的森林与缭绕云雾汇集成群峰之上的浩大气场。那隆起的茶园,受孕于大地精气,茶从绿海的旋涡深处启程,经过采茶人制茶人的手,氤氲在茶桌之上,与人间有缘人举杯相遇。

我认识吴大哥那年,他人到中年,目光清澈。吴大哥12岁那年与茶打交道,今年70岁,一辈子离不开的是茶。早晨起来,用烧开的山泉水泡一壶茶喝至中午,午后又泡一壶茶喝到入睡前。一碗芳香茶水,灌溉一个人一天的肺腑。而今古稀之年的吴大哥,眉眼慈祥,面色红润,发丝黝黑。茶对茶人慷慨赋予,茶是天地之间的精魂,茶让人慈悲与宽容,茶亦是时间的良药,治愈着人生悲辛。

有天,我去茶山,采茶的吴大哥走过来,他指着奔突于山腰间、夹着山坳的山峰对我说,你看,这茶山不是也像一个大茶盏?游荡在山涧的云雾就是一杯热茶蒸腾的茶气。我一眼望去,果然如是。

生活记事

守望故园

郑传省

如今的故园,只有母亲一个人还在独自守望。

天一亮,母亲便起床。她先洗把脸,然后走进厨房往大锅里舀一瓢水,抓一把米,刷几块红芋,划根火柴点着玉米秸秆烧起锅来。待锅烧得直冒热气,再煮一会儿便停了火。她洗洗手,切几根从菜园里摘回来的顶着花儿的黄瓜,或者长长的豆角,倒油,放盐,在小锅里炒熟。

吃过饭,母亲便抓些麦子喂那十多只鸡鸭,扔一个馍给已经十多岁的老狗吃,然后扫扫院子里的树叶,就虚掩着院门到邻居二奶家去串门。

二奶也才吃过饭,她搬两个凳子出来,两人就坐在凳子上靠着墙拉呱。拉呱的内容无非是一些泛泛黄、发着霉的陈年旧事。二奶年纪大了,拉着拉着,就会一磕头一磕头地打盹儿,口水慢慢流到衣襟上亦浑然不知。母亲就不再说话,眯缝着眼睛,晒着暖暖的太阳。

四季回音

一辈子做个茶人

李晓

吴大哥居住的老镇,呈长蛇状蜿蜒在一条溪水畔。老镇后面荆棘丛林处,掩映着一条茶马古道,吴大哥的爷爷,就是那古道上的远行人。在吴大哥小时候的记忆里,骡背上驮满了茶叶、谷物、核桃等山货,爷爷随骡子沿着古道,风餐露宿中走到山外去,卖了山货换回山里人需要的盐巴、桐油、布匹。吴大哥带我去走过那条古道,路上青石早被琢磨得光滑圆润,包浆深深。听闻松涛阵阵,仿佛是茶山的先人们踏云归来的脚步声。

茶山,同样赐予山民们美滋滋的生活。吴大哥12岁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卖茶,18岁时做了这里茶场的领头人。

吴大哥21岁那年,老镇上来了一个城里的知青,他喊她阿蓉。阿蓉被分配在吴大哥经营的集体茶场,他手把手地教她种茶、采茶、制茶。一个月夜,月光浸泡着茶山,吴大哥在铁锅里翻炒着茶青,手工炒茶的“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他全都精通。刚炒完茶,阿蓉便唤他出门:“吴大哥,现在有一个回城名额,但我不想回城了,就跟你

茶山种茶采茶,好吗?”吴大哥一听,慌了,连声说:“不行,不行的,你得回城,进城里的单位。”吴大哥说完这话,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其实也舍不得阿蓉离开茶山。在他心里,阿蓉是那一粒初绽的茶芯,是唇齿之间多次喃喃呼唤的名字。

离开茶山的那天下午,吴大哥给阿蓉泡了最后一壶茶,茶场的人陪着,他们慢慢地喝到了傍晚。然后,阿蓉坐着茶场的拖拉机回城。拖拉机腾起一股浓烟,消失在大山的拐弯处。回城后的阿蓉,进了当时城里的贸易公司,后来作为公司高层人员,与吴大哥经营的茶场有了生意往来。从此,这山里的茶,声名大振。

去年秋天,老镇后面上山,绵延的团团簇簇映山红似燃烧彩霞,把大山装扮得如热烈喜庆的洞房。当年山里的知青们来老镇聚会,阿蓉也由她的外孙女陪着来了。她望见了吴大哥,连连感叹,吴大哥你还是当年那个模样啊。阿蓉走时,吴大哥送了她山茶。阿蓉拢拢白发说,谢谢,谢谢。

万家灯火

虚掩的门

程应峰

前些时日,我看见他时,好好的。然而,今天傍晚我办完事从外面回来,刚好在楼道口遇见了他,却见他坐在轮椅上。便问:“你年纪轻轻的,这是怎么了?”他苦笑,叹了口气,说:“昨儿个晚上,我一脚踩空,在黑咕隆咚的楼梯间重重摔了一跤,怕是一时半刻站不起来了。”我好言安慰他一番后,不免叹息人生无常。

回到家中,我对妻子说及此事,言语中又感叹了一番。妻子说:“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也差点摔了一跤呢。如果真摔了,恐怕也轻不到哪里去。”我一惊:“怎么回事啊?”妻子说:“前些时段住进宿舍搞电网改造,楼道里的灯都灭了,晚上完全摸不着扶手走路,你上正常班,当然不知道存在这种状况。”我听后,“啊”了一声,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也是事有凑巧,此后几日,单位事多,总也忙不完,我不得不待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常常是忙到天黑以后才回家。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月色和灯光辉映下的城市,似乎



与岁月书

(三章)

牧之

祖先说,时光也会坍塌。记忆的漫游,有岁月的断裂声敲响寺院的木鱼。

我们只有朝着有炊烟的方向祈祷,让雨水滋润,等草地的拔节声唤醒那些有故事的人。

在波澜不惊的日子里,将祖先的壮美和传奇挽留。独自面对一根枯木,和岁月的浓荫一起,把根插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

而后,任万象更新。

暮色里,有我们迷失的脚步徘徊。一棵槐树正迎风伫立,岁月的影子,在它的叶片上留下暗影。

而岁月与时光的纠缠,在空旷的四野让和游戏般的纷扰互不相让。

我们只有趁星月照临,像大海的胸襟,吸纳天地日月的精华,在山里,幻化成一块泥或一棵草。无怨无悔。

岁月静好,时光荏苒。我们像一朵小花,开在了母亲的身旁。绵绵的夜雨和一两盏路灯,在我们周围弥漫着新柳和青草的味道。

串起怀旧的老歌,掀起岁月的迷离,向一只童年的鸟行注目礼。然后,跟岁月的田野一样苍老去,与年轻的悲伤一样留恋不舍。

看往事依然,听岁月如歌。

为楼梯间上上下下的行人提供几丝光亮。我想,这样一个有心的人,这样一个能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的人,他的心地一定洋溢着人性关照的美丽情感,他的生命一定闪烁着迷人的亮光。